野百合時代的西格瑪社員

校友座談會
主持人：王健文
與談人：
成大野百合時代的西格瑪社員\
林朝成、翁註重、陳信行、陳瑞麟、黃吉川、劉怡維
資料整理與撰文：成大歷史系\劉欣儒

轉變的世界與轉變的自己

個人生命上的Phase Transition是從高中畢業到進入大學、進入成人，那剛好我們這個年紀的人非常幸運的，遇到臺灣社會的Phase Transition，這兩個Phase Transition 剛好在同一個時間發生，這個時刻就讓我們去想到或是經歷很多很多的問題，也就在這個時代，我們用一種比較不成熟的方法經歷過。

—劉怡維 野百合西格瑪 成大物理系79級

1980年代中期，解嚴前後，臺灣的街頭因為黨外勢力的蓬勃發展逐漸沸騰，除了政治方面的運動，許多不同形式的抗議運動也隨之而起，使臺灣漸漸地從威權的戒嚴時代轉變成民主化的時代。就在這逐漸開放的氣氛中，空氣中瀰漫著一些不安而又興奮的情緒，不安，是對威權時代的存疑；興奮，是那些曾經被禁止的一切。而這些轉變的痕跡，就在正在經歷心靈與社會的轉變的野百合西格瑪，以及面對時代交替的西格瑪社身上留下了印記，更在成大的校史中留下了鮮明的記號。

林朝成。

華山論劍

西格瑪的行動軌跡就在時代的轉換下出現世代分野，更因為世代間不同的行動方式，出現了好比華山論劍的兩代西格瑪交鋒。陳信行、翁昌黎、劉怡維三位野百合西格瑪與馬毅志、王鎮華等老西格瑪，在1987年7月於德簡書院的聚會中，因政治態度的差異，出現的激烈的辯論，最終不歡而散。

老西格瑪（早、中期）與野百合西格瑪突破現狀的方式不同，老西格瑪面對封閉的威權社會，透過對存在主義的辯論、老莊思想的理解，探索自己未知的事物；而生活在威權過渡到民主時代的野百合西格瑪，則是將有點抽象的知識轉換為社會實踐，想要透過行動翻過名為政治的牆，也算是被時代的騷動推上風口浪尖。

身為野百合西格瑪的劉怡維便回憶起當天的狀況，

當時的我們年輕氣盛，認為自己是正義的一方，認為他們（老西格瑪）都是資產階級、保守。衝突並不表示正確或是不對，在不同時代之下的人會有著不同的詮釋和解釋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東西，並且也因為它複雜所以才更值得討論。

眾聲喧嘩的年代

那時候的氣氛已經，你在街上已經是成千上萬的人可以上街了，那為什麼我們在校園裡面還要躲躲藏藏。—陳信行 野百合西格瑪 成大造船系78級

1987年臺灣解嚴，為臺灣開起了眾聲喧嘩的年代，社會中出現了農民運動、環境運動與大學自治的呼聲，這些事件西格瑪都有參與並受到影響，尤其是學生在校園中的互動與響應模式。從前戒嚴時期的成大校園是非常沉悶的，但即使到了解嚴特務機關的監視也並未消停，時代的緊張感依舊存在，成大工業設計系79級的野百合西格瑪翁註重，就找到了一本情治機關幫他寫的日記。

野百合西格瑪，就在威權轉變為民主的時代下，開始了大學生活，雖然對他們而言，行動的代價雖然

黃吉川。

劉怡維。

王健文、黃吉川、林朝成、陳信行、陳瑞麟、陳瑞麟助理、劉怡維、翁註重。

沒有上個世代高，但仍會有一些壓力存在，即使如此這樣的時代仍抵擋不了即將破殼而出的西格瑪們。

運動游擊隊

早在解嚴之前，某些西格瑪就開始悄悄地在黃吉川的家中舉辦的地下讀書會，雖然現在已經忘記當時讀了些什麼，但只記得讀書會的氣氛很刺激，畢竟在戒嚴時期舉辦這樣的地下讀書會可是一件違法的事情。野百合西格瑪的行動，就在這刺激卻又似乎有點荒唐的活動中慢慢展開。

1987年3月，雖然政府尚未正式宣布解嚴，西格瑪的第一個公開抗議活動，聲援原住民的抗議活動「抗議東埔挖墳事件」便已經開始。西格瑪涉獵非常多不同的社會議題，不管是原住民、農民、環保、反污染等議題，都可以看到西格瑪的身影。劉怡維便笑著說，西格瑪就像是游擊隊，每次在進行完運動後，不管接下來會如何，西格瑪並不會留下來進行整體的檢討，而是集體消失前往新化去看電影。

西格瑪就是如此有趣的一個團體，總是用一些好玩的事情做著嚴肅的事，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被一個主題綁住，他們就在行動的過程中消耗了許許多多的問題。

反正大家都在搞，所以我們也來搞一攤！

除了在校外的公開活動，西格瑪也在成大的校園組織了多場抗議活動，在公開對外的抗議東埔挖墳事件後，西格瑪也將原住民議題帶進了成大校園。1987年4月，西格瑪與經緯社聯合在校內舉辦遊行，對《唐山過臺灣》電影中對原住民的汙衊表達抗議。這場抗議活動除了是西格瑪在校內的的一場抗議活動外，更是當時成大唯一的示威行動。

活動結束後，為了不讓議題因校方的施壓而消失在校園中，西格瑪便在校方尚未對兩個社團進行處分時，隨即北上接洽原住民權益促進會，邀請民歌手胡德夫來到成大，在成功廳舉辦「另一種民歌」演唱會，在那個封閉的年代連續演唱了好幾首禁歌，雖然當天到場的觀眾並不多，但西格瑪仍持續用行動為原住民發聲。

除了原住民議題，1987至1990年的成大校園，校園中的本土性社團也漸漸的熱絡，校園中的議題逐漸多元。當我們問到西格瑪當時為什麼要做這些行動時，其中的來龍去脈已經難以回憶，回到最簡單的初衷，便是想要攪動一下當時的校園，反正大家都在搞，所以我們也要來搞一攤！就是這樣的少年心性，使西格瑪帶著不安份的心靈狀態，在校園中掀起了一絲又一絲的波瀾。

發行地下刊物

最終，有參與遊行及演唱會的西格瑪，被學校處以記過處分。但是在經過這次的事件後，西格瑪並未妥協於校方的施壓，反而決定要加大在校園中的力道，因此西格瑪與經緯社再度聯合，發行地下刊物《平等域》 。在當時校園中，只要是對非特定人又或是宣傳用的出版品，都需要經過學校以及校園黨部的審查，發行地下刊物除了可以躲避校園的審查，更可以用這樣的行為為自己發聲。

要發行地下刊物，那要發給誰呢？劉怡維便分享了一個關於發放刊物的小故事。通常發放這些不能浮上檯面的刊物，會選擇在比較沒有人的地方進行，但是第一次發放刊物的西格瑪卻跑到了人聲鼎沸的宿舍，將刊物塞進宿舍的門縫中。沒有意外的，才剛在宿舍塞完刊物，馬上就有人衝出宿舍對西格瑪罵髒話，最終他們轉往早上沒有人的成大附工進行發放。

王健文。
翁註重。
呂昱（來賓）。

陳信行。

陳瑞麟。

在過去老西格瑪也出版過許多的刊物，而這些刊物多半與《草原》或是《西格瑪通訊》一樣，是具有文學性、詩意的小品集，但《平等域》卻是一本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及行動性的刊物，並用一種像是另立山頭的方式發行，野百合西格瑪似乎用了非西格瑪的另一種身分進入了社會運動之中。

為自己發聲，來片斯迪麥吧！

除了對社會議題進行倡議，西格瑪也要在這層層審查的校園中聲援自己。在校園中不只有出版品需要被審查，演講、影展、表演等各式活動，都需要校方的批准才能執行，而被學校列為重點人物的西格瑪，更是受到學校的重重阻撓。當校方再次的禁止西格瑪在戶外進行演講，卻讓火舞社在戶外空間表演時，「來片斯迪麥」的靜坐活動便油然而生，10月7日西格瑪戴上了畫有叉叉圖案的口罩，來到了校門口靜坐，他們以身示範、聲援自己的行動。

成大民主牆

1989年中國爆發安門事件，因為看不慣某些團體舉辦毫無反思、團康式的晚會來表達對天安門的支持，西格瑪開始在大學路兩側的紅磚牆上用貼海報的方式，設立成大民主牆，讓成大師生利用書寫為自己發聲。

海報屬於出版品，在校內張貼海報理應也需要經過校園的審查，但是為了聲援天安門事件，校園一時之間出現了許多未經審查的海報，而學校負責審查的課程組便開始撕毀學生們的海報。就是校方撕毀海報的動作，使西格瑪與校方產生了衝突，幸虧當天剛好有記者在場，讓校方決定低調處理，西格瑪也因此爭取到了成大民主牆。

到了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，雖然在當時的自由廣場上，多數西格瑪並沒有參與到核心，但在當時以老

林朝成、陳信行。

師身分到場支持學運的西格瑪林朝成眼中，在廣場中參與學運的西格瑪，是相當成熟的在表達自己想法的。同時，在校園中的西格瑪，也與經緯社、台研社、台文社、環保社等社團共同在民主牆前，以演講、大字報等方式呼籲學生北上支援學運。

時代之所趨

在參與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過後，被劃定為異議性社團的西格瑪，很容易地被主流劃定為站在主流要打擊的一方，使西格瑪在校園中被貼上了「民進黨」的標籤，並且隨著標籤效果的加深，影響了西格瑪的招生與行動。

1980年代開啟的狂飆年代，隨著1991年清華大學獨台會案的結束逐漸沉寂，臺灣的社會漸漸地來到一個穩定的時期，而西格瑪也隨著時代結束了校內社團時期。如今，兩代的西格瑪仍在網路上有所交流，雖然曾在德簡書院有過類似華山論劍的爭鋒，有著不一樣的行動軌跡，但西格瑪仍然是西格瑪，他們相似的地方往往多過不同的地方。

西格瑪精神

數學符號中的西格瑪Σ，是代表同類項之和的數學符號，那麼西格瑪社又是代表著什麼？

西格瑪是無法歸類的……

在西格瑪通訊27期的封面說明了西格瑪的精神，無法歸類，西格瑪沒有組織，沒有社員認證，在這裡沒有人會被框架束縛。

我是西格瑪畢業的！

對西格瑪來說，他們自己創辦了一所大學，在裡面什麼系的人通通都有，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意見與

陳瑞麟捐贈學生時期收藏之社團文物，由會議主持人陳恒安與博物館典藏組同仁李侑叡代表接受。

想法，因此「爭執」便成為了家常便飯，但是在爭執過後並不會因此壞了感情，因為每個人都尊重對方的自我，尊重對方是一個不同的西格瑪。如果說數學符號的西格瑪是同類相之和，那麼西格瑪應該是同類項的「相加」，並且始終互相刺激互相補益，最終經由每位西格瑪的連接到達無限的團體。

不一樣的時代，一樣的西格瑪

西格瑪不管在談什麼議題，不管用什麼態度在談。這十幾年來，老的跟新的西格瑪大概都共有的一種精神，就是我們享受跨越藩籬的快感，尤其是知識的藩籬。—陳信行 野百合西格瑪 成大造船系78級

將西格瑪的歷史攤開後，你會發現，從老西格瑪到野百合西格瑪之間的行動轉向，其實是一個長達三十年的演化過程。最初代的西格瑪，就是一群對理工以外知識有興趣的理工青年，他們不甘於只站在生命的一個片面，便開始接觸一些人文的東西，漸漸地向人文轉向；而當他們開始接觸到人文的關懷後，這些新的思潮又隨著時代的變化，慢慢的轉化為行動，造就出兩代表面看似不同卻又透漏出一股相同氣息的西格瑪。

伴隨著歷史社會條件的快速變遷，1970年代中期以後的西格瑪，他們與上一代的差別、異質不只因為個別的心性，也因為不同的時代向著不同世代的西格瑪問著不同的問題，使得不同世代的西格瑪做出也許不同的解答。

在老少的西格瑪中，我都看到了同樣不安分的靈魂，在各自的時代中盡情的攪動著校園。如果說西格瑪的行動是因時代而轉向，那我認為同樣的西格瑪也在創造時代，他們在時代中拓荒，在成大的校史中開展出屬於他們獨特的樣貌。